

江

中国隐语

江湖内幕丛书

曲彦斌 著

亦自有本行隐语，
床为尺八，
棉被为天牌，
褥子为地牌，
枕头为头架，
帐子为四柱套，
桌子为朝天，
洗脸水为光盘汤，
吃饭为打尖山，

客人为江湖，
贯走江湖客人为老相，
初走江湖为卯生，
官员为纱帽生，
商人为通生，
演员为吼生，
娼妓为马上诉，
窃贼为小老鼠，
和尚一十三，
尼姑为水二十四。

湖

古籍出版社

中国 国 隐 语

曲彦斌 著

辽宁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沈阳

江湖内幕丛书

雅俗轩选集

(辽)新登字 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隐语/曲彦斌著·—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9
(江湖内幕丛书)

ISBN 7-80507-255-8

I. 中…

II. 曲…

III. 社会习惯语—中国

IV. H136.4

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4年9月 第1版 1994年9月 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170千字 印数:1—5000

责任编辑:张树 版式设计:黄金娣

封面设计:刘冰宇 责任校对:徐悦

定价:7.20元

目 录

- 一、绪论：语言的诡谲…………… (1)
1. 中国隐语的称谓…………… (4)
- 行话 市语 方语 切口 春点
黑话
2. 中国隐语的符号学特质…………… (10)
- 当代乞丐群落的神秘对答 关东胡子的隐语
盘问 破译中国隐语的技巧
- 二、中国隐语的语言学考察…………… (18)
1. 反切语…………… (19)
- 反切隐语童谣 顺说与倒说 硬口儿与软
口儿 北京的反切隐语 常州的反切隐语
昆山的反切隐语 苏州的反切隐语 广州
的反切隐语 东莞的反切隐语 福州的反
切隐语 上海的反切隐语 无锡的反切隐
语 辽宁当代盲人反切隐语
2. 其他语音学构造的民间隐语…………… (39)
- 同音切 五音循环语 八音摄哨语 可
可话 谐音隐语 麻雀语
3. 中国隐语的语法学构造法…………… (45)

析字 镶嵌 藏词 倒序

4. 中国隐语的修辞学构造法…………… (50)

比喻 摹绘 用典 婉曲

5. 中国隐语的逻辑结构与系统性…………… (57)

隐语如何称谓妻儿老少 明清江湖隐语的破译

6. 中国隐语的地方性及其被选入通语的机缘…………… (64)

绑票 出血 花舌子 抬轿子

三、其他形式的中国隐语…………… (70)

1. “茶阵”与“路阵”…………… (72)

三合会的“茶碗阵” 哥老会的“茶碗阵”
天地会的“茶阵”

2. 以手势为主体的身势情态隐语…………… (101)

手势语 三合会的“符徽”

3. 类文字符号与具有隐语功能的特殊文字符号
…………… (107)

花押与花押印 典当书体 江永女字

4. 谣诀式与话语体的中国隐语…………… (115)

哥老会的“金不换” 东北土匪的“拔香头子”
太平天国的先锋对答

四、中国隐语与市井诸行秘密…………… (126)

1. 中国隐语中的形形色色数码…………… (127)

苏州商码 圆社秘密数码 明清江湖社会
秘密数码 民国市井诸行秘密数码

2. 中国隐语中的“军语”…………… (135)

明清江湖社会的兵备隐语 三合会的军械隐语
语 民国军警隐语

3. 中国隐语与天文地理 (140)

《绮谈市语》中的天地门 《行院声嗽》中的天文、
地理与时令 《江湖切要》中的天文、地理

4. 中国隐语与农事 (144)

唐宋隐语与农事 明清隐语与农事 民国
隐语与农事

5. 中国隐语与医药 (147)

疾病、医药与中国隐语 江湖医药行当与骗术

五、中国隐语与民族工商业职业集团 (164)

· 民间手工业诸行隐语 消费服务行业诸行隐
语 市商金融诸行隐语 交通运输及通讯
诸行隐语

六、中国隐语与市井变态文化 (202)

1. 巫卜星相隐语 (204)

巫婆 文王课 六壬课 测字 星家
相家 算命

2. 娼妓隐语 (217)

北京八大胡同妓院 上海头等妓院 上海
三等妓院 上海末等妓院 茶室 江山
船 粤妓 相公堂子

3. 赌博隐语 (228)

麻将赌 押宝赌 抽签赌 掷骰子赌 放
三四赌 做花会 牌九赌

4. 流氓隐语与乞丐隐语 (238)

流氓一般切口 上海小瘪三切口 男女拆
白党曹语 乞丐隐语

七、中国隐语与民族文化 (245)

民间语俗 民间游艺习俗与隐语 称谓中
的世俗观念与人际关系 婚丧礼仪行中的隐
语 衣食住行中的隐语 扒窃高手的隐语
黑话

一、绪论：语言的诡谲

在许多民族的创世纪神话传说中，大都流传着一些关于语言起源的奇妙故事，使之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且，在人类文化史上，语言起源至今仍是尚未解清的谜。尽管如此，人们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又创制、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隐语。中国汉民族语言的隐语，由于脱胎于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因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支隐语系统。

汉语的民间隐语，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为其底座的一种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是社会历史的文化积淀的产物。古往今来，在不同层次的社会集团或群体中，由于交际的需要，往

往创制、流行一些特殊语汇或短语，用以局部代替某些与之相对应的一般语汇或短语。尽管中、上层社会集团或群体亦间或用之，但主要以身处下层文化的五行八做、三教九流最为普遍，成为一种语俗，此即大别于今所谓专用密码、专科术语之类的中国隐语。

千百年来，民间隐语以其特有的遁辞隐意、涌譬指事的功能服务于社会群体交际，传承扩布，渗透于社会多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学艺术、习俗惯制等人民生活之中。同时，作为语言信息的一种变体式载体，又直接反映着各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可以说是社会历史文化的特定的“语言化石”。研究、考察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科学方法之一，就是从考察其民俗语言文化入手。这是因为，民俗语言是一个民族民间文化的基本载体与直接的现实，而民间文化则是全部民族传统文化的底座及其深层结构的主体，是文化的历史沉积。因而，考察民俗语言，又以考察民间隐语为比较直接的方法。也就是说，民间隐语几乎完全赤裸裸地反映着那一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人们的社会心理与现实。民间隐语所反映的主体是社会下层文化，而中、上层文化亦当然折射、沉积于其中。所以说，民间隐语是人们考察社会的一个特殊窗口，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

明清之际刊刻的一部《江湖切要》，即按内容划分出天文、地理、时令、官职、亲戚、人物、店铺、工匠、经纪、医药、星卜、娼优、乞丐、盗贼、释道、身体、宫室、器用、文具、武备、乐律、舟具、章服、饮馔、珍宝、数记、草木、五谷、

百果、鸟兽、虫鱼、疾病、死生、人事，凡三十四个门类。民国时编印的一部《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又依商铺、行号、杂业、工匠、手艺、医药、巫卜、星相、衙卒、役夫、武术、优伶、娼妓、党会、赌博、乞丐、盗贼、杂流等十八个大类目，细别为三百七十三个子类目。俗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同所谓“七十二行”之说一样，“三百六十”亦泛指世间行当之多。然而，《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分类细目竟达三百七十有余。凡此，尽管其分类并非科学和严密，但仍可从目录学及内容方面辅证中国隐语与各阶层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即其社会性与广泛性的一点反映。有鉴于此，如果不将民间隐语置于更深远、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多维视野的综合考察、研究，而仅仅孤立地从语言学这一视角进行分析探讨，势必难以全面、客观地认识这一民俗语言现象。自民国以来，容肇祖、赵元任等民俗学、语言学学者，曾分别对中国民间隐语进行过研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则鲜见有人问津此道。至今，尽管一小部分民间隐语已经或正在步入“大雅之堂”，或进入汉语通语，或为一些地区方言所吸收，大多数以往的民间隐语已流传不广；但据调查，国内（大陆部分）一些地方的某些人群（包括青年学生）中仍不同程度地流行着隐语。因而，挖掘、考察和对民间隐语进行科学研究，不仅是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之需，亦是具有一定社会现实意义的课题。

在此，我们将以历史文献记录下来的材料为主体，辅以当代所尽可能搜集到的材料，以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文化为背景，运用民俗语言学这一新兴人文科学的科学方法，对中

国汉民族语言的民间隐语，进行一番历时的与共时的科学考察与研究。

1 中国隐语的称谓

中国隐语历来称谓不一，除隐语这个叫法之外，还有行话、市语、方语、杂话、切口、春点、黑话、等等。称谓尽管不一。所指语类却大抵一致。

行 话

“行话”，又叫“行业语”、“同行语”，是近代汉语文化中关于隐语的一个常见称谓。1957年，《中国语文》杂志曾连续于第四、第五两期组织了《关于“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的讨论》，其中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即“行话”与“隐语”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行话”也应包括各种专门的科学用语，实际上，却是将术语学的“术语”与“行话”混淆了，也可以说是扩大了广义“行话”。事实上，世上三百六十行，依各自职事不同而流行的各行“行话”，大都明显带有回避外行、外界听懂的功能性特点。匪盗称“白日行走”为“晒至”，称“半夜纠伙行劫”为“使暗钱”，称“速逃，恐后有追捕”为“紧滑”……是为保守其内部机密；昆明小商贩称一至十的数目字为“逗、倍、母、长、拐、兆、土、财、湾、分”，是为不泄露经商、乃至欺人的秘密勾当；各行各业使用隐语，均以维护各自利益、对付其相应的外界对象为功利，是因群体、集团、行业共同利益的需要而流行于内部的用语。否

则，只是带有行业色彩的普通习惯用语而已。如昆明旧时从事收买旧衣服的流动商贩，亦流行为“逗捞”、“倍财”之类数目行话，而有人曾一再问其含义所指却因其恪守行会规矩不肯泄露，是其行业集团的共同利益的约束所致。北京打磨厂学古堂在民国时曾排印一本《江湖行话谱》，所辑即社会各行隐语，如《行意行话》：“东为倒；西为切；南为阳；北为墨；东南为列；东北为宿；西北为辰；西南为张；一更为起更；二更为更定；三更为听更；四更为坐更；嘴为喷罗；心为上川；肚为下川；胳膊为凤翅；腿为金刚；阳物为湾头；吃饭为安根……”又如《走江湖行话》：“烟袋，灰搂儿；烟卷，草卷；鸦片，海草；茶盅，紧口；茶水，海儿；洋火，崩星子；被，乾草子……”这些“行话”显系各种民间隐语。从语言文化现象的历史事实出发，“行话”即民间隐语的别称。

市 语

“市语”，是民间隐语的又一常见别称。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东坡在黄州时，尝赴何秀才会，食油果甚酥。因问主人，此名为何。主人对以无名。东坡又问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为名矣。’又潘长官以东坡不能饮，每为设醴，坡笑曰：‘此必错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诗求之云：‘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李瑞叔尝为余言，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融化耳。’此诗虽一时戏言，观此亦可以知其融化之功也。”这里所谓“市语”，尚非民间隐语之属，而为一般俗语。宋曾慥《类说》卷四引唐无名氏（元澄）《秦京（内

外)杂记》云：“长安市人语各不同，有葫芦语、锁子语、纽语、练语、三摺语，通名市语。”又如明祝允明《猥谈》所云：“本金、元街市谈吐，所谓鶻伶声嗽，今所谓市语也。这才是民间隐语之属。而历来以“市语”为名目辑录民间隐语者，不乏其例，如宋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卷八的《绮谈市语》；明由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的“梨园市语”、“四平市语”；清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八的“杭州市语”；托名“明风月友”著《新刻江湖切要》附载的《金陵六院市语》等，均属隐语之列。《水浒传》第六十一回：“不则一身好花绣，更兼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此“市语”亦指隐语而言。

方 语

“方语”，在汉语中一般用指方言俗语，但有时亦用指民间隐语，如明程万里《鼎镬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极曲响大明春》卷一即辑有《六院汇选江湖方语》：“但凡在于方情，而在江湖上走动者，称：琴家，凡言下处主人家；台，若言歇也；犊孙，巧做吏者；平天孙，乃官员也；姑儿子，亦官宦也；立地子，乃门子也；……撇过，乃打卦的；皮家，谓人之唱曲者；采盘子，乃打劫者；盘上走，乃强盗也；肘琴，乃谢银也；寸节，乃讨银也；调皮，会说话者”云云。而其同一名目之下又辑有歇后语（已见前面所引之例），可知其亦将歇后语列为“方语”之属矣。

切 口

“切口”，用指隐语，乃系因历来民间多以反切语作隐语之故。清光绪年间印行的唐再丰《鹅幻汇编》卷十二《江湖通用切口摘要》载：“解曰：江湖各行各业，纷纷不一。切口，即隐语也，名曰春点。……今所记皆各道相通用者，至于各行各业另有隐切口，乃避同类而用，隐中又隐，愈变愈诡矣。”是书虽称“切口”，而所辑隐语却并非都是反切语的隐语，如：鞋曰铁头子，布曰板头子，生意人曰朝阳生，穷极曰水天水地，兵勇曰柳叶生，先生曰元良，人曰生死，夫曰官生，妻曰才字头。盖因民间隐语亦并非全是反切语，反切法只是创制隐语主要的方法之一，流行较广，故“切口”仅系隐语主要别称之一。在此之前的《江湖切要》之“切”，即“切口”的省称，所辑亦并非反切式隐语，其书卷首署“八闽卓亭子删订”之《江湖切序》中称，“先签后隆乃术中之妙诀，轻敲响卖是秘密之玄机”，是以秘密为切口要旨。

春 点

“春点”一词用指隐语，作为一种称谓，已见上面，不另赘叙。而以“杂话”作为隐语的称谓，极少见，今仅见于太平天国《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有时讲杂话，是上帝教朕桥水^①，使世人同听而不闻也。”其“使世人同听而

^① 据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汇释》考释，“桥水”即“计谋”，系广西贵县一带方言。张汝南《全陵省难纪略》：“心机谓之桥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在此，系以之为隐语。

不闻”之语，即当时太平天国军中流行的隐语。据成书于公元 1855 年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的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卷八所载《隐语》如：称“点灯”为“堆”，称“如厕”为“运化”，称“小便”为“润泉”，称“旱烟”为“红粉”，称“变心”为“反草”，称“真心”为“真草”。

黑 话

“黑话”，是民间对隐语最普遍的称谓，如《西游记》第八十四回：“八戒在旁卖嘴道：‘妈妈儿莫说黑话，我们都是会飞的。’”对此，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释云：“切口，欺人的话。”隐语何以谓之“黑话”呢？通常则以匪盗之流黑社会的隐语为“黑话”，而从语言学考察，却又有别解。“黑”，在古汉语中有昏暗不明之义，如《汉书·五行志》下之东京房《易传》：“厥异日黑，大风起，天无云，日光暗。”在此“黑”与“暗”两义相通。由此，“黑话”亦即“暗语”，乃外人闻之不明的隐语。一如《江湖切要》附载《金陵六院市语》末称：“千言万语，变态无穷；乍听乍闻，朦胧两耳。致使村夫孺子，张目熟视，不解所言，徒为彼笑。”

此外，尚有称隐语为“查语”、为“谚”、为“俏语”、为“锦语”者，如：宋王谠《唐语林》卷五《补遗》载：“宋昌藻，考功员外郎之问之子，天宝中，为浚阳尉。刺史房瑄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会中使至州，瑄使昌藻郊外接候。须臾却还云：‘被额！’房公顾左右：‘何名被额？’有参军亦名家子，敛笏对曰：‘查名诋诃为额。’房怅然曰：‘道额者已可笑，识额者更奇。’近代流俗，呼丈夫妇人放纵不拘礼度者为

查，又有百数十种语，自湘通解，谓之‘查语’，大抵多近猥僻。”宋张仲文《白癩髓》注“掀也”、“火里”为：“此银匠谚语。”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云：“又有讳本语而巧为俏语者，如：诟人嘲我曰‘溜牙’，有谋未成曰‘扫兴’，冷淡曰‘秋意’，无言默坐曰‘出神’，言涉败兴曰‘杀风景’，言胡说曰‘扯淡’，或转曰‘牵冷’，则出自宋时梨园市语之遗，未之改也。”无名氏《秦京杂记》（《通俗编》引作《西京杂记》）云：“宋汪云程《蹴鞠谱》有所谓锦语者，亦与市语不殊，盖此风之兴已久。”此即《蹴鞠谱》（明陶宗仪编《说郛》卷一百零一的节录题为《蹴鞠图谱》，署“鄞郡汪云程”）中的《圆社锦语》。此外尚有多种称谓，将于后文陆续述及。综上所述，隐语称谓历来繁杂，或笼统而言，或为专指，但万变不离其宗。

在国外，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据考察，英语的“slang”一词，产生于18世纪中叶，初义仅指盗贼用语，即所谓“黑话”。至19世纪初，出现了所谓“lawyers’slang”（律师行话）一语，则使其与“jargon”（行话）一词混用，而与“cant”、“argot”有所分别。“cant”在英语中指“黑话”，法语叫“argot”，日语叫“隐语”。英语的“黑话”于十七、十八世纪专指乞丐、盗贼之流的用语，以后其语义的内涵被扩大，与“行话”往往混同在一起。自从法语吸收进“argot”一词之后，使用上更加混乱，乃至“jargon”不仅专指各种职业集团的内部用语，还包括学术上各种专门学科用语，甚至连外来语成分、洋泾浜英语等粗俗混杂语类亦称作“行话”了。此与汉民族民间隐语的称谓、概念之混杂，何其相似乃尔；看

来是个多种语言文化的通病，其症结则在于民间隐语以往多被视为鄙俗语类，难登大雅之堂，而为学界所忽视。

那么，隐语的特质归根结底是什么呢？这是历来各种称谓万变不离其宗的基础所在。“名”要求符“实”，就是无论叫什么都围绕其特质而称，否则就要“离宗”。

2 中国隐语的符号学特质

隐语不是语言，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出于一些集团或群体为了回避外部人了解关系其内部共同利益的言语交际内容而派生出的语言变体。无论是语汇的还是短语、谣诀式的隐语，都不能完全取代语言，而只是部分取代言语活动中部分相对应的语汇或语句。隐语的功能，是在运用语言进行群体或集团内部言语交际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隐语是一种在社团内部使用的、用以部分替代其相应概念语义符号的人为的特定语言符号。

远在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建立之前，著名的语言学家、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即从语言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科学论断。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而且是文字、聋哑人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诸系统之中最重要的系统。语言符号虽然主要是心理的，但并不是抽象的概念；由于集体的同意而得到认可，其全体即构成语言的那种种联结，都是实在的东西，它们的所在地就在我们脑子里。而且，语言的符号可以说都是可以捉摸的，文字将其固定在约定俗成的